

〔日〕宫崎义一著 孙汉超等译

日本经济的结构和演变

——战后40年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

中国对外经济

出版社

112
D203
667

日本经济的结构和演变

——战后40年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

[日]宫崎义一 著

孙汉超等 译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日本经济的结构和演变——
战后40年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

〔日〕宫崎义一 著

孙汉超等 译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28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6.875印张 435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平)印数1—2500册

(精)印数1—500册

ISBN 7-80004-165-4/F·112(平)定价8.50元

ISBN 7-80004-116-2/F·113(精)定价11.00元

译 者 的 话

本世纪50年代，日本就宣称“已经不是战后”，到70年代末，日本便跻身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前几名之列，成为“经济大国”。随后，日本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议论便风靡世界。

面对战后近半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历程，日本经济学家著书立论，作了各自的解释。本书著者集录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问题的专著，有机地从纵的方面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历史“轨迹”，又从横的方面阐述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问题在日本经济中的表现。这较之常见的按编年史体例的著作是独具特色的。

在战前的基础上，经过盟国占领时期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与法规，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实施“道奇路线”的结果，为日本接受当时的资本主义最新经济管理体系与最新科学技术扫清了道路。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6年揭开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幕。日本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著者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银行的作用。银行，主要是指触角遍及全国的大商业银行，它们以其极为特殊的作用，执日本经济的牛耳。由于这些银行得到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的百般扶植，才形成了日本经济发展不同于西方的若干显著特点，诸如在国家财政资金的运用以及企业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有别致的一面。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进一步加强了垄断与竞争。但这与战前那种由财阀持股公司将重点放在发展各自的关键产业部门的做法完全不同，各垄断企业为了利润，为了争夺未来的优势，竞相从事新科技的开发与新兴工业如石油化学和原子能工业等的发展，更多地致力于控制与开辟市场。为此，各垄断企业内部就特别需要

协调一致。作者首创地将此称之为“集团协调行动主义”，并认为这就形成了各垄断企业系统不断增加设备投资的动力，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连锁反应，使日本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经济发展使日本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并未完全解决。这意味着在世界市场上遇到的竞争与危机的袭击将会更加频繁。为了有利于竞争，日本从外汇管理制度，从资本与贸易的“自由化”等各方面采取措施，为日本商品、技术与资本寻找出路。

纵观战后40年日本经济的历史轨迹，可以说，经济增长与经济危机始终是并存的。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后的石油涨价，使日本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经济滞胀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包括几起历史上罕见的抢购与挤兑风潮。著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分析了这次危机的前因与后果，还从理论上否定了凯恩斯解救经济危机的“良策”，并从政策角度批判了日本政府对经济危机的乐观估计。

1971年由于以美元危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危机，布雷顿森林体制事实上陷于崩溃，而“尼克松冲击”又加速了酝酿已久的日元升值的爆发。该年第一次日元升值使投机风愈演愈烈，通货膨胀极度恶化。但在石油危机爆发前，由于日本当局采取了诸如加强资金运用等各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国内需求，隐蔽了更大的经济困难。由于本书的时限就截止到80年代初期，所以，1985年9月五国财长会议后发生的日元大幅度升值引起的经济困难，本书未及展开。为了弥补这一点，著者特意为中文版译本加写了一章，即著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列举的问题。

总之，本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第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它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问题都有精辟的分析与理论上的论述，这些，对我们的读者都会有借鉴的意义。由于译者与校者水平有限，对原著理解可能有不到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原著分上、下两卷，中译本序言、前言、第一、二章由孙汉

超译，第三、五、六章由周德林译，第四章由马成三译，第七、八、九章由徐鸿钧译，第十、十二章，年表由马君雷译，第十一章由张尽平译。全部译稿由阎伯纬校阅。著者宫崎义一教授特地为中文译本撰写了序言，我们在此深致谢意。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同仁为本译著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9年 于北京

中文译本序

日元与美元的动向

经济学博士 宫崎义一

经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副所长孙汉超先生及各位朋友的艰苦努力，拙著《日本经济的结构与演变》(上、下二卷)的中文译本终于完成，并得到了出版发行的机会。对我来说，一个经常总想为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略尽微力的人，拙著的中文译本如果能使中国读者加深对日本经济的理解，确感分外欣慰。我对诸位先生的长期努力与友谊，表示深厚的谢意。

拙著日文版原刊行于1985年，所以完全未能触及其后迅速展开的日元急剧升值和美元贬值下的日本经济问题。在这篇序言里，我想多少补充一些个人对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问题的看法。

可以回想一下，1985年9月22日五国财长会议后，以急剧速度发展的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对世界与日本经济的影响以及新的国际通货制度的状况。

当时舆论界连日以新闻形式报道日元与美元的动态，实际上都是表面现象，因为这同1986年年底的大岛三原山的火山爆发一样，是由于在其深处积聚了大量的岩浆，而且其根底在于地壳的变动。那么，蕴藏在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深处的“岩浆”是什么？而且从根本上说所能见到的“地壳变动”又是什么？

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与世界 最大的债权国日本

1987年6月24日，各报纸都报道了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到1986年末，其对外净债务余额实际上已达到2636亿美元。这笔巨额债务，已经超过三大债务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净债务总计的2622亿美元。另一方面，1987年5月26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到1986年末，日本对外的净资产余额已创记录为1804亿美元，继1985年连续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样一来，世界最大债务国的通货(美元)对世界最大债权国的通货(日元)的兑换率，必然表现为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的动态。巴格斯坦估计近期内日本的对外净债权将达5000亿美元。斯蒂芬·马利斯认为到1990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将达7000亿美元。

尽管如此，近期内也不会发生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象美元替代英镑那样以日元替代美元的现象。以1986年美、日对外资产(分别为10679亿美元和7273亿美元)作比较的话，日本最多也不过是美国的70%左右，而且日本对外资产(7273亿美元)的35.5%，相当于2579亿美元，是以美元计价的证券投资。所以，如果美元暴跌，则日本的对外资产的价值也必然随着急剧地下降。所以，大量购买美元公债的七家人寿保险公司，根据1986年度的决算，因汇率差价损失达17000亿日元。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经指出，日本的过大储蓄与其转向对外证券投资，不如用在扩大国内消费、充实社会资金、支付社会保险这三个方面更为好些。联邦德国自己的对外资产(3980亿美元)中，对外证券投资仅占1.51%(601亿美元)，不是象日本那样偏重于以美元计价的证券投资。

过去，不论英镑或美元，它们开始作为国际通货流通时，均以持有世界黄金的3/4作为稳定币值的保证。然而现在日本拥有的黄金量，1986年不过是10.37亿美元，联邦德国也只不过是36.5

亿美元。一旦由日元或马克承担国际通货的任务，则势必立即出现特里芬(Triffin)所指出的周转不灵，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财政收支的巨额赤字和日元贬值问题。

奇妙的日美资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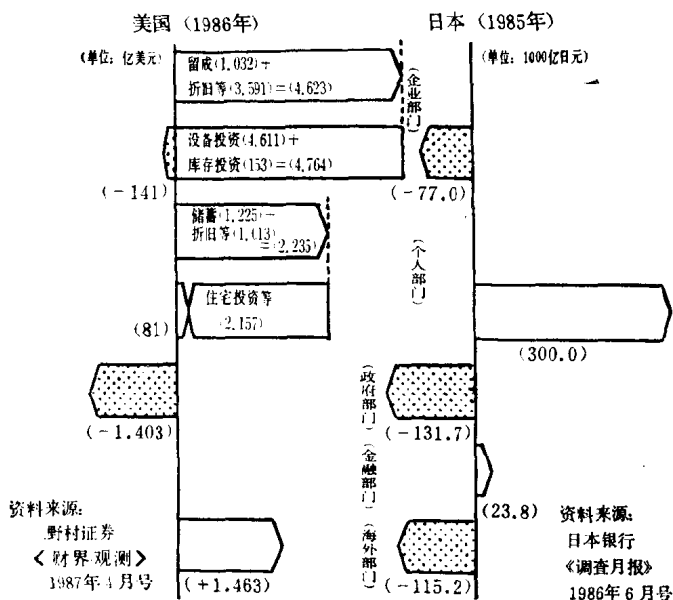
为什么日本的对外资产集中为美元资产？

1. 作为前提来说，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孪生赤字（特别是巨额的对外负债）的结果，是里根经济政策的失败。巴格斯坦曾讽刺地说，所谓供应学派就是“商品和资金一切都依靠外国供应”。他指出，现行的“国际通货体系根本达不到改善这种收支不平衡的效果，甚至连促进改善的效果也难以发挥”。因此，国际收支有盈余的国家，与其要求美国缩小赤字或者协助改善赤字状态，不如选择积极资助的态度。不言而喻，头号的国际收支盈余国家就是日本。

但是，日美的资金结构是非常奇妙的，请参看下页图。

图的左侧表示美国各个部门的资金供求状况。其中个人部门的资金过剩仅81亿美元，但是最近这个部门也处处开始出现一胎三子的赤字现象，表现为资金不足。另一方面，企业部门资金不足141亿美元，个人部门的资金过剩不仅不能资助企业部门，而且如众所周知，政府部门还面临着1403亿美元的巨额赤字。全部资金不足合计为1463亿美元。很清楚，美国解决这些资金短绌的办法是依靠来自外国的资金弥补的。

2. 再看一下图的右侧，日本不同部门的资金供求情况（1958年）。与美国不同，日本个人部门的资金明显过剩，达300000亿日元。而企业部门的资金不足（77000亿日元）与政府部门的资金不足（131700亿日元）合计为208700亿日元。以个人部门的绰绰过剩资金来弥补这部分不足的资金，尚余91300亿日元。加上银行部门的过剩资金，合计为115200亿日元。这部分过剩资金主要是



日美不同部门的资金供求情况

流向海外部门，特别是对美国的证券投资。

巴格斯坦所说的，“美国的孪生赤字与债务国的立场，与日本的储蓄过剩和债权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对称的”这句话，正是注意到了这种资金供求状况。巴格斯坦认为这种对称情况可能继续很长期间。他预计“美国的霸权时代结束之后，可能是日美双头政治(bigemoney)时代的开始。”

但是从日本方面来看，这种资金供求状况是奇妙的。例如日本的对美出口收汇，本应作为海外部门的收入而流入国内，然而实际上不仅没有流入国内，而且将日本国内个人部门过剩资金的1/3以上，通过海外部门还流到国外。其大部分都是以各种公债的形式填补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关于这个问题，施密特已经早有议论，应当倾听。

贝克计划的企图与分析？

为改善这种奇妙的资金结构，五国财长会议后，作为美国的有力对策，便是财政部长贝克所制订的诱导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的政策。贝克计划的目的是，只要加强汇率的调整，美国便可以改善对外收支的不平衡，民主党的领袖便可以在美国国会上阻止保护贸易的立法。但是美国1987年6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贸易赤字在1986年1月已达1660亿美元，即使执行贝克计划，在1987年至多可使贸易赤字减少60亿美元，并悲观地估计，到1990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将持续维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

因此，对贝克计划不满的意见日益增高。基尔波恩在1987年4月29日的纽约时报上猛烈地抨击道：“贝克部长将其所知道的弦乐曲已经全部弹奏完毕，现在他们这伙人看样子已经没有什么新曲可弹了。”“贝克部长的通货计划以及债务累积计划将统统崩溃，金融市场对贝克部长的信任感也大幅度地下降了。”

保护贸易主义的抬头

因为美国国会对于这个贝克计划效果迟缓表示厌烦，所以应该认识到美国国会通过保护贸易主义立法的可能性极大。

沙罗—MIT教授在其论文《美国、欧洲和日本》中，论证了保护(贸易)主义抬头的问题。他认为战后一直扩大自由贸易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提高了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text{出口依存度} = \frac{\text{出口额}}{\text{国民生产总值}} \times 100\%$ ）；但也提出了这种倾向在今后是否能够照旧持续下去的问题。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如果不使本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体系隔离开来，便会成为解决困难的国内经济问题的障碍。对美国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对欧洲来说是失业问题，

对日本来说则是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从霸权时代到双头政治的时代

这种保护(贸易)主义,可以说从来就是美国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解决对外不平衡问题的对策。但是最近情况有所变化,正如巴格斯坦所述,美国的霸权时代已经告终,现在正向着日美两国的双头政治时代过渡,这是引人注意的看法。实际上,这种双头政治的想法,在1974到1975年间曾一度被用在美国与西德之间,其意不外是指经济体制上的共同领导(joint leadership of economic system)。但是当时西德拒绝分担这种角色,所以上述想法似并未实现。

令人疑惑的是,这个想法为什么只限于两家,为什么不是美国、日本和西德三家的三头政治(Trigemoney)?关于这一点,金德尔巴嘎教授做过如下的解释。他说,30年代的大危机之所以那样长期而深刻,是由于没有一个对整个世界经济“承担责任的国家”。当时,英国的统治已经崩溃,大英帝国的霸权已经摇摇欲坠;而已经具有充分实力的美国,以“我们还是小国,采取孤立主义,欧洲的问题我们管不起”为由而回避责任。现在,美国的领导地位虽然也在动摇,但是交替的前景却不清楚。由于美国与西德之间的政策协调不易办到,所以三头政治运筹困难,而实际上只有日美两国易于协调,从而掌握领导的地位。所以,只有积极采取双头政治之一途,别无其他选择。从国际通货制度来说,作为具体步骤,就是规定美元对日元比价的目标区,即美元对日元的上限为1:135,下限为1:165,以此目标区作为汇率的中轴,对各国的汇率进行调整。这就是五国财长会议考虑采取的目标区制度。

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

以上是关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的“地壳变动”。下面看一下“岩浆”的动态，亦即日美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世界的比重变化，这可从下列表中得到了解。

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及人均数额

	国民生产总值构成比(%)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80年美元价格)		
	1960年	1980年	2000年*	1960年**	1980年	2000年
日 本	3	10	12	1175	10600	21200
美 国	33	22	20	7169	12300	17000
欧洲共同体 及其他	26	31	26	2825	8900	13500

* 由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比重增加，所以工业发达国家的构成比下降5%左右。

** 196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按1980年美元价格换算的。

资料来源：经济企画厅《2000年的日本》丛书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1960年、1980年和2000年分别为3%、10%、和12%，是一种增长的趋势。与此相反，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构成比却是不断下降的倾向，如1960年为33%，1980年为22%，而2000年则为20%。只要日美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构成中的格局不变，则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表中的世界构成比例还潜伏着一个值得注意的动态，这就是日美欧合计的变化问题。1960年为62%，1980年为63%，而到2000年时则减为58%。1970年日美欧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经济企画厅没有试算，如果计算的话，也可能接近于65%。经过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后，工业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确实在下降，这种现象一直影响到后来。所以，2000年的估算为58%。但

是现实比计算更严酷，2000年的比重很可能降至55%。因为现实的增长率要低于经济企画厅的估计的可能性极大，相反，日美欧以外的其他世界各国的增长率可能高于人们的估计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数字看，1986年南朝鲜的实际增长率为11.4%，台湾则为9.9%，香港为8.7%，亚洲平均为6%，中国的增长率大约为7%，东欧为4.8%。这种倾向，今后将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日美欧持续维持下降的趋势，到21世纪中叶，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合计比重无疑将要突破50%的大关。

要求建立新的国际通货制度

我们在展望这种“岩浆”的动态时，仍不能消除对刚才讲过的五国财长会议关于目标区的构思与双头政治计划的怀疑。就是说，这些设想即使可能实现，其有效性究竟能保持多久是令人怀疑的。到那时也许立即出现一种代替财长会议所拟定的创设目标区的计划，即“创设一个合办的发行(银行券)银行，由它制订统一的通货政策并适用于所有国家的通货制度”。

这种构思的着眼点是，现在负有巨额债务的美国将来有可能要求享受198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巴西所提供的同样条件。现行通货制度的最大缺陷被认为是，对于作为基本国际通货国家的美国，没有完备的监督机构以控制其债务的增大，而是任其自流。新的国际通货制度，是将美国与巴西置于同一系列，迄今为止只允许基本通货国家美国一国恣意持续孳生赤字的状况，今后要创立一个事先能够加以限制的机构。

因此，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以及巴西、墨西哥等都要处于同等地位，相互合作形成统一的国际通货制度。运转这个国家通货制度的国际通货组织，应由各国政府的代表组成；各国政府的投票权应由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排定；再共同制订通货政策，以期对世界经济作为“最后的放款人”发挥作用。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一位

如上表右侧栏目中所表示的那样，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1175美元起急剧增加，1980年已达10600美元，估计2000年将破21200美元大关，而高于美国的预计水平17000美元。

1960年当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1/6，到1980年时便已接近美国的86%，到2000年势将达到高于美国25%的高水平。这说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急剧增长的情况。

特别要注意的是，上述动态，是按1980年的汇率（1美元=226日元）计算的。众所周知，从1985年10月五国财长会议后，日元的汇率已经急剧上升了。如按最近的汇率换算的话，1986年10月，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超过了美国。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986年10月25日这一期说：“人口为1.21亿人的日本的人均收入，如今已经高于人口为2.42亿人的美国。美国人年均收入为16000美元，而日本人则为17000美元。”

日元升值与海外直接投资

日元升值，不仅影响出口不振的造船工业的萧条与钢铁工业的冷落，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旦超过美国，日本汽车厂家和电气工厂就易于出现与其在日本生产与出口，不如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就地生产更容易降低成本的想法。

现在日本汽车厂家如丰田、日产、本田、三菱、松田、五十铃、富士、铃木等，一起向北美扩展，进行设备投资。为回避贸易摩擦，虽说在日元升值前就已经有了这种计划，但是，日元的升值确实加速了这种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预计到1990年，小轿车的当地生产数量可能达到200万辆。

现在日本的汽车工业会已经自动限制对美国的出口，小轿车

对美的出口数量年间以230万辆为限。可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施密斯却主张，日本在北美当地生产的数量应包括在日本自行限制的230万辆之内。美国汽车行政当局，多数支持通用汽车公司的主张，所以施密斯的意见值得重视。美国对日本在当地生产小型汽车寄希望于扩大就业机会。据施密斯董事长意见，以当地生产一辆算作进口半辆的话，至少也应以100万辆的当地生产来替代进口。亦即从日本的自行限制数量230万辆中再减去100万辆，使其自行限制量降至130万辆。

如果施密斯的主张见诸实现，则日本小轿车的对美出口将急剧减少，国内工厂的开工率必将进一步降低。这也必将引起日本在90年代的就业动荡问题。

据1987年5月28日大藏省公布的数字看，1986年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度增加82.7%，达223.6亿美元的记录。其中对美投资为101.65亿美元，占45.5%；按投资范围看，制造业占38亿美元，其中机电为9.9亿美元，运输机械为8.3亿美元，机械为6.3亿美元。不言而喻，这都是日元升值的结果。

企业的空心化

众所周知，6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是自己国内企业的空心化。美国《商业周刊》1986年3月3日号是企业空心化的特集，其中写道：

“美国的制造业(从汽车工业到半导体)现在几乎都不在国内生产，他们从低工资国家进口零部件和制成品，贴上本公司的商标，冠冕堂皇地就在美国国内销售(他们已经不是制造厂家，而是特约的经销商了)。这种状况如果放任不变的话，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经济的破灭。——也就是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将不断降低，技术革新将不断落后，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将不断下降——。即使有第三产业的强力支持，也无法抵补制造业劳动生

产率降低所造成的损失。”

此外，日本1987年版《通商白皮书》也明确指出美国生产能力在下降，这是因为80年代前半叶，“美国普通机械、电气机械、汽车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与设备投资增长率相比，前者已经大大降低，这些工业部门的设备投资中，大部分是与扩大生产能力没有直接关系的投资。”

日本由于日元的急速升值，对海外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为了不重蹈美国的复辙，日本应当怎么办，采取什么对策，已经成为燃眉之急的课题。

结 束 语

以上我以新的国际通货的观点展望了日元与美元的问题。

库巴教授曾于1984年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通货会议，今年正是它的40周年，但是国际通货组织究竟稳定了没有？今后的20年、30年里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多数答案都是否定的。”

现在，报界以大量篇幅徒劳无益地预告什么30年代大危机的再来，什么美元的大暴跌，而对于如何以新的国际通货制度代替现行的国际通货制度的考察，却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但是，这个新的国际通货体系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形势有着深切的关系，所以应当成为目前的紧急课题。这是因为一个国际通货制度有弊端的世界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